
□ 12
3764
218

B12
3764
218

京都帝國大學圖書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四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六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禮

隱公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　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元年三年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述曰白虎通卷四下贈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賻賵者何謂也賻者助也賵者覆也所以相助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賻賵知死則贈襚又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唅用珠寶物何

本下中七冊
1991.7 贈寄
91-251

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

劉向說苑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今案此與三年傳說小異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緹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之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劉向穀梁家其說自本之傳義見修文篇

說文解字賵賻俱在徐鉉新附

聘弓鍥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述曰後漢書第五倫傳肅宗初立上疏云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

制於夫夫死從長子（二年從當依說文作从）

述曰禮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

又孟母曰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

於天子之崩爲魯主（三年）

述曰范注周禮大行人職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今案此說非也詔弔非爲主之謂爲主亦不止於詔弔孟子萬章篇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定六年左氏傳陳寅請（樂祁）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以歷聘例入主則知爲主之有恩矣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五年）

述曰關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五年）

述曰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孔疏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

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傳云妾子爲君得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可補禮經之缺）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耳匡衡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漢書韋賢傳）

冊府元龜宋臧燾初仕晉孝武太元中爲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晉避鄭太后諱春爲陽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於廟則宮無緣別築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

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稱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原文並引漢制今截去未錄此用公羊說亦可引證穀梁）宋書禮志虞歛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歛則說本穀梁）

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八佾引尸子者博異說也）

述曰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也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

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蔡邕月令章句天子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戚此說與白虎通異故亦博引之也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六年

述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七年

述曰白虎通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八年

述曰五經異義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繒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曲禮下今案鄭氏不駁者以三王太平之時雖正義備盟詛之禮而不用也左氏仍與穀梁說同

桓公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邾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

元年

述曰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王制正義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三年

述曰白虎通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

禰也父母親戒女何親親之至也父曰誡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女必有褘繡衣若笄之此九字文義不屬疑脫誤御覽無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去不辭誡不諾者羞恥之重去也此已下舊本舛誤特甚今悉以禮經禮記訂正

劉向列女傳卷四貞順齊孝孟姬孝公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繫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繫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

內曰夙夜無愆爾之矜肇無忘父母之言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述曰闕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四年

述曰白虎通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一作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春秋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左氏傳隱五年正義御覽八百三十二卷說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修文篇禮王制篇文同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十有四年

述曰白虎通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王后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會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命婦蠶於北郊

莊公

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元年

述曰白虎通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不

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者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觀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元年

述曰白虎通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般旅也盧文弨云疑當作以其生未嘗服死亦不當服也春秋穀梁傳曰追錫死者非禮也盧云通典載許愼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有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邪然則此所引者穀梁說也今案以大夫例諸侯有功者尚不得追錫況魯桓躬弑其君邪故傳云不正甚矣白虎通又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棘匕有柅謂世子始行也據此是禮有受命也

婦人既嫁不踰竟二年

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飭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三年

述曰喪服改葬緦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
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故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
之廟從墓之禮宜同也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夫也必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八年
述曰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十有八年
述曰禮記玉藻天子玄端鄭注端當爲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諸侯皮
弁以聽朔於太廟晉書十九禮志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
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
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其後旦夕常拜與恩案此有合於穀

梁之義以朝日見日食惟常拜乃見之若拘春分之期何由見日食乎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
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
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二十有二年
述曰白虎通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爲贄納徵用玄
纁故不用鴈也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
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上某也壻名也下某者壻
父名也此七字舊本脫今補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
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
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蚤愚又不
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禮天子諸侯勫壐大夫倉士蒩丹楹非禮也二十有三年

述曰魏張揖廣雅釋室篇云天子諸侯廟勫壐卿大夫蒼士擬士斗今案士斗二字迺隋曹憲所作擬字音也

禮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二十有四年

述曰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其楹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礱之也密石砥之也禮器疏禮緯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

國語卷十四晉語趙文子爲室宮也斲其椽而礱之椽榱也礱磨也張老夕焉而見之見匠人爲之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

述曰白虎通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卒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可移轉也婦人之贄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閒其

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
起栗戰慄自正也腶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
禮也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
擊門士擊柝 二十有五年

述曰闕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 二十有七年

述曰闕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三十有二年

述曰闕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
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述曰子穀梁子此言其所以統貫羣經而獨有千古者也前
明嘉靖間大禮議起紛紛者迄今未定首輔楊廷和及子修
撰愼徒以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欲推士庶之禮以例天子
張璁桂萼等不從楊氏父子不知據此傳以折服張桂等至
率廷臣二百餘人撼承天門大哭聲震大內而卒不勝在籍
大學士楊一清亦右張桂而左楊氏父子皆不知此傳義者
也至毛西河全集中大禮議以爲此繼統非繼嗣蹠蹠置辨
尤爲背經畔聖匪直此也有宋歐陽公濮議朱子以爲偏檢
經傳苦無證據亦不知此傳義愚特表而出之此子穀梁子

所以統貫羣經而獨有千古者也

僖公

委端搢笏而朝諸侯三年

述曰闕

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九年

述曰闕

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述曰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射慈喪服變除未許嫁十九猶爲殤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十有五年

述曰漢書韋賢傳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議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博士等五十三人以爲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　魏張揖廣雅釋室篇云廟天子五諸侯四卿大夫三士二

南門法門也二十年

述曰闕

天子無出二十有四年

述曰闕

文公

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二年

述曰白虎通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御覽五百三十一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述曰闕

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

述曰白虎通祭宗廟所以祫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祫祫何祫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藝文類聚三十八書鈔九十五百二十八御覽漢書韋賢傳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祫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

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六年

述曰漢書孔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稾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

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後漢書延篤傳桓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章懷注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十有二年

述曰劉向列女傳卷三仁智魏曲沃負曰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

說苑建本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曰修文篇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又曰貴德篇仲對桓公云令國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　白虎通男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

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盧文弨云此所引不見穀梁傳疑是經師說穀梁文十二年傳之文義亦與前無異通典全引此段皆與此同

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十有三年

述曰闕

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述曰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

之祖廟與禰廟說小異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毀泉臺　傳喪不貳事

述曰闕

宣公

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七年

述曰闕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八年

述曰王制疏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得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愼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

古者什一藉而不稅　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十有五年

述曰闕

成公

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農民有工民元年

述曰闕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

流矣 五年

述曰隋書禮儀志卷三隋制諸岳崩瀆竭天子素服避正寢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太牢

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七年

述曰闕

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十有七年

述曰闕

襄公

禮諸侯不生名 七年

述曰闕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十有一年

述曰白虎通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

墠帷而歸命乎介 十有九年

述曰闕

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二十有四年

述曰大雅雲漢毛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孔疏云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　廣雅釋天一穀不升曰歉苦簟反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歉康五穀不升曰大侵王念孫廣雅疏證云韓詩外傳歉作儉又作荒　郝晉涵爾雅正義引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饑四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

白虎通盧本卷二下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鷃二穀不升不備鳧鴈三穀不升不備雉兔四穀不升不備狗彘五穀不升不備牛羊

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二十有五年

述曰闕

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二十有九年

述曰闕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二十有九年

述曰闕

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　保母不在宵不下堂二十年

述曰白虎通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

道者祿之使敎宗室五屬之女　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

劉向列女傳卷四貞順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救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愼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遂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昭公

王父名子也七年

述曰闕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
以葛覆質以爲桀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
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
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
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
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八年

述曰闕

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十有五年

述曰闕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
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
王者之過也十有九年

述曰說苑建本篇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
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劉向列女傳卷六辯通趙佛肹母
曰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

定公

生曰臏烹曰膰十有四年

述曰闕

哀公

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
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

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元年

述曰白虎通祭日用丁與辛者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曰郊以一作用正月上辛日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續漢書禮儀志注書鈔九十

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四年

述曰白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今案皆當作此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江陰馬銘丹徒陳慶年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五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七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異文

隱公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孔撿討公羊通義引荀子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史記作楚將唐眛亦卽此眛字也

述曰公羊邾作邾婁後皆放此左氏眛作蔑謹案說文眛目不明也从目末聲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三字義通音亦同故釋文云眛音蔑

二年無侅帥師入極

述曰左氏公羊作無駭商頌長發爲下國駿龐箋云駿之言侅也爾雅釋詁駿長也釋文駿本作

俊是从人从馬
偏旁可互用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裂繻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紀子帛莒子盟于帛謹案墨子備城門篇一帛尉注
帛同伯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喜文選注作帛否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君氏箋曰仁和趙坦春秋荀子大略篇
堯學於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新序堯學于尹
壽

癸未葬宋繆公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穆公箋曰禮記大傳序以昭繆鄭注繆
讀爲穆聲之誤也

四年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述曰左氏公羊作州吁箋曰說文口部嘱呼雞重言之从口
从州聲讀若祝繫傳通釋臣鍇曰重言之故从二口列仙傳
有祝雞翁後人或作鬫隻逐反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

述曰左氏公羊作州吁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矢魚

秋衛師入郕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入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渝平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歸祊箋曰儀禮士冠禮賓受醴于戶東加栖面枋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綌幕加勺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少牢饋食禮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注古文柄皆爲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浮來說見評王尚書經義述聞

冬十有二月無侅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無駭說見二年

九年俠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挾卒箋曰詩大雅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卷五使不俠四方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季布傳任俠有名顏師古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邴說見八年歸邴下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伐戴箋曰詩周頌絲衣篇載弁俅俅鄭箋云載猶戴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廊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入盛說見五年

十一年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述曰左氏同但脫五月二字公羊作于祁黎簏曰爾雅釋邱正義淮南有州黎邱者州黎卽州來古者來黎音同

桓公

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杞侯

三年六月公會杞侯于郰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會紀侯于盛杞紀互異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郰盛互異說見隱五年入郰下

五年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

述曰左氏公羊俱作仍叔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螽簏曰說文蚰部蠓蝗也从蚰夾聲夾古文終字螽螽或从虫眾聲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郰

述曰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郰左氏公羊俱作成

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夫童釋文云麋氏本作童音鍾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述曰紀侯左氏作杞侯曲池公羊作毆蛇

公會宋公于虛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鄑

十四年 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述曰左氏公羊俱作弟語箋曰漢書閩粵傳樓船將軍卒錢唐棫終古斬徇北將軍爲語兒侯史記東越列傳作禦兒侯張守節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衞人蔡人

十五年 公會齊侯于蒿

述曰左氏作于艾公羊作于部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侈又宋公上多齊侯二字箋曰說文衣部袲衣張也从衣多聲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移古本左氏經亦當有齊侯字觀說文所引可證

十七年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汲古閣注疏本脫公字據唐石經增

述曰公羊作邾婁左氏及作會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

述曰左氏公羊俱作于奚俱脫夏字

十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述曰左氏同公羊無與字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述曰公羊同左氏逆作送

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邾

三年冬公次于郎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邱

述曰公羊同左氏饗作享謹案釋文云饗本又作享則穀梁本亦有與左氏同者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于禚說見二年

五年秋郠黎來來朝

述曰郠公羊作倪黎左氏作犁箋曰郠倪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黎犁通正義曰說文倏从人釆省聲古文倏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倏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

六年春王三月阮宮保校勘記隱二年疏引作三月石經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正月

冬齊人來歸衛寶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衛俘孔穎達正義曰說文倏从人釆省聲古文倏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倏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

七年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述曰昔左氏公羊作霣謹案晏子春秋內篇問

上下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音義實卽隕假音字昔作夜見評惠棟九經古義

八年甲午治兵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祠兵謹案詩小雅采芑箋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徑改其文而引之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述曰左氏同公羊郕俱作成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于蔑

夏公伐齊納糾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于糾謹案經義雜記十五云子衍文沿唐定本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愍之也可證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

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武歸

述曰公羊作獻舞謹案釋文本亦依左氏作舞馬融論語射不主皮注五日興武與舞同禮器詔侑武方鄭注武當爲舞聲之誤也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述曰左氏同公羊捷作接箋曰爾雅釋詁接捷也徐彦公羊

疏引長義云穀梁亦作接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公羊作邾婁人

述曰齊人左氏公羊作齊侯

十有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公羊作邾婁人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伐郳兒說見五年郳黎來下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述曰左氏無曹伯二字公羊會上有公字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鄭瞻箋曰莊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釋文瞻淮南作詹

夏齊人殲于遂

述曰左氏同公羊殲作灄

秋鄭詹自齊逃來

述曰左氏同公羊詹作瞻見上

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述曰左氏公羊作伐戎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隕大眚

述曰左氏同公羊省箋曰洪範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眚維歲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御寇謹案釋文禦魚呂反又作御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述曰左氏同公羊脫春字

二十有八年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多邾婁人三字箋曰或衍文

冬築微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築郿釋文微左氏作麋 箋曰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

三十有二年 夏師次于成
述曰公羊同左氏脫師字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述曰左氏公羊同然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疑左氏本有作少穀者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己未竊疑左氏乃杜預所改釋例春秋長厤莊公三十二年十月戊午朔大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爲十一月八日公穀作乙未字之譌據此可知杜預改左氏爲己未矣

閔公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釋文一本作路姑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落姑說見評惠棟九經古義

僖公元年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陳儀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穲 公羊作邾婁人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杅謹案釋文一本作杅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公羊作邾婁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纓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

述曰左氏作于酈公羊作于犁箋曰漢書西域傳上西與犁軒條支接師古注犁讀與驪同

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下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貫澤箋曰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僖九年傳貫澤之會疏云卽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

三年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

述曰左氏公羊無季字左氏作涖盟謹案涖莅皆俗字當依說文作埭

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

述曰公羊同左氏袁作轅箋曰隸釋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閼父典陶正嗣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立姓曰袁魯僖公四年爲大夫哀十一年頗作司徒洪云班史以袁生爲轅生左傳載濤塗頗皆作轅古字通用也

葬許繆公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穆公說見隱三年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公孫慈箋曰漢書地理志下上郡龜茲應劭曰音邱慈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首止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欨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述曰左氏公羊作甯毋謹案釋文寧音如字又音甯

曹伯班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班作般箋曰周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云鄭本作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欨盟于洮

述曰左氏同公羊盟上衍鄭世子華四字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御說說見莊二十有二年

甲子晉侯詭諸卒

述曰左氏作佹諸公羊作甲戌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述曰左氏同公羊殺作弑說見述例弑下

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

逃曰左氏同公羊作卓子

冬大雨雪

逃曰左氏同公羊作大雨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逃曰左氏公羊同然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林卒

逃曰左氏同公羊作處臼

十有四年夏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逃曰左氏公羊作鄫子簽曰說文鄫姒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古書多作繒左氏哀七年經公會吳于鄫釋文繒才陵反本又作鄫國語周語中杞繒由大姒周語下杞鄫猶在補音鄫或作繒通

十有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逃曰左氏同公羊作率師謹案帥率皆通假字依說文當作衛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逃曰左氏公羊作六鷁隕公羊作霣謹案依說文作鶂隕霣字通見莊七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作邾婁

逃曰左氏同公羊宋公下衍會字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繒子會盟于邾公羊俱作邾婁

述曰左氏繒作鄫公羊宋公作宋人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述曰左氏同公羊會上衍公字

二十有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

述曰左氏作于盂公羊作于霍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公羊作鄫婁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須朐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閼

述曰左氏公羊作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慈父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述曰左氏同公羊速作遬箋曰說文辵部速疾也从辵束聲

遬籀文从敕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至鄟箋曰說文鄟東海之邑从邑巂聲

作巂者蓋省文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述曰左氏同公羊夔作隗

二十有八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左氏公羊晉侯下有齊侯二字

天王守于河陽

述曰左氏公羊守作狩謹案左氏釋文狩本又作守

二十有九年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述曰左氏會上脫公字公羊翟作狄

三十有二年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接說見莊公十有二年

三十有三年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述曰左氏同公羊脫師字

公伐邾取訾樓 公羊作邾婁

述曰左氏樓作婁公羊訾樓作叢

隕霜不殺草

述曰左氏同公羊隕作賈見莊七年

文公

元年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癸亥朔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述曰公羊同左氏髡作頵

二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垂隴

三年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述曰公羊同左氏救上有以字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

述曰左氏公羊作召伯箋曰經義雜記五據疏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

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驩作讙箋曰史記五帝本紀讙兜夏本紀又作何憂乎驩兜

晉狐夜姑出奔狄

述曰左氏公羊作射姑箋曰莊子逍遥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七年三月甲戌取須句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須朐見僖二十有二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述曰左氏公羊作王臣讙案釋文王臣本或作王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晉先昧以師奔秦箋曰以師一字或衍

文蔑昧見隱元年

八年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伊雒戎讙案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誤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述曰左氏同公羊脫而字

九年楚子使薢來聘

述曰左氏公羊作使椒讙案公羊釋文一本作萩箋曰漢書

古今人表楚湫舉師古曰即椒舉

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屈貉

十有一年楚子伐麇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伐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盛伯見莊八年

秦伯使術來聘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使遂箋曰禮記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學記篇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及運

十有三年邾子籧篨卒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籧蒢誤从艸

大室屋壞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世室箋曰曲禮下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太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會于沓脫公字

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述曰左氏作公還自晉公羊作于斐謹案公羊釋文斐本又作棐

十有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公羊作邾婁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接菑見莊十有二年
十有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
述曰左氏作鄑丘公羊作犀丘謹案毛詩齒如瓠犀爾雅釋草瓠棲薗此鄑犀相通之證箋曰漢書匈奴傳上黃金犀毗一師古注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謹案此犀師相通之證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處臼見僖十有二年
十有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聖姜

宣公

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棘林伐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棘林見文十有三年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侵柳
二年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夷臯
三年楚子伐陸渾戎
述曰左氏作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箋曰潛研堂文集答問四曰賁本當爲犇即古文睦字从先出讀爲六故睦亦有陸音轉寫譌作賁耳

葬鄭穆公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繆公見隱三年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述曰公羊同左氏脫子字

八年戊子夫人熊氏薨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嬴氏

楚人滅舒鄝

述曰公羊左氏作舒蓼竝曰說文鄝地名从邑翏聲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敬嬴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羊作邾婁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取蘱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

述曰左氏公羊作辰陵見僖元年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述曰左氏同公羊寧作甯謹案公羊釋文甯乃定反又音寧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伐衛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唐石經改穀

述曰左氏公羊作先穀謹案釋文穀戶木反一本作穀見文

二年

十有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牟婁簽曰儀禮公食大夫禮注鴛無母

釋文無音牟

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災

述曰災左氏作火榭公羊作謝謹案釋文本或作謝

十有八年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 公羊作邾婁人

述曰左氏公羊皆作鄫見僖十有四年

甲戌楚子呂卒

述曰左氏公羊呂作旅簽曰說文呂膂骨也象形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凡呂之屬皆从呂膂篆文呂从肉从旅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至笙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五終

江陰馬銘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八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異文

成公

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茅戎

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公子首箋曰儀禮大射儀相者皆左何

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述曰左氏公羊作袁婁

庚寅衞侯速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速作遬見僖二十有六年

三年辛亥葬衞穆公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繆公見隱三年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牆咎如

述曰牆左氏作廧公羊作將篋曰詩小雅常棣篇兄弟鬩于牆本或作廧

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述曰公羊釋文云伯臤苦刃反本或作堅徐彥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謹案說文臤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鋻鏚之鏚古文以爲賢字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荀秀

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率師侵鄭率帥見上侵字恐誤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述曰公羊同左氏錫作賜篋曰周易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

錫星歷反徐音賜鄭本作賜

十年冬十月

述曰左氏同公羊脫去此三字讀書脞錄續編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

逃曰公羊同左氏作盧唐石經並同謹案左氏釋文云盧力吳反本亦作盧

十有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公羊作邾婁人

逃曰左氏同公羊作世子戍謹案公羊釋文戍音恤本或作成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逃曰左氏同公羊于上有之字

十有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逃曰左氏同公羊作招丘箋曰史記蔡世家陳司徒招索隱曰招或作苕又作昭並音時遙反陳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

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案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本有冬十月三字公羊經文偶脫爾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繆戾極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

十有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逃曰左氏同公羊作郤州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逃曰左氏同公羊作沙澤

十有三年曹伯盧卒于師

曰卽陳司徒招又一名茚玉本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北宮結率師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蠶

述曰左氏作貍脤公羊作貍軫

十有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士彭謹案說文示部禦爲祓之重文

襄公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韓屈見文十年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公羊作邾婁人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合謹案范甯集解云鄫或爲合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弋氏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定弋

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善道又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

國名從主人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羊作貞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公羊同左氏脫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髡頑作于鄛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

述曰左氏公羊濕作燮

九年春宋災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宋火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繆姜見隱三年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

述曰左氏公羊作偪陽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述曰公羊同左氏斐作騑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述曰公羊同左氏京作亳謹案公羊疏曰服氏之經亦作京

城北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部

述曰左氏公羊作圍台謹案釋文部本又作台

季孫宿帥師救部遂入鄆

述曰左氏公羊部作台公羊鄆作運見文十有二年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士彭見成十八年

十有三年夏取邾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取詩謹案公羊疏云正本皆作邿字有作詩字者誤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述曰左氏同公羊蠆作邾婁人小邾婁人

己未衛侯出奔齊

述曰左氏同公羊多一衍字箋曰禮諸侯失地名當書衛侯名爲得左穀或脫衍字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公羊同左氏瞷作貜箋曰公羊古義云攻工梓人數曰顧原注故書顧或作貜鄭司農讀爲鬠頭無髮之鬠是貜有瞷音故或爲瞷劉昌宗周禮音云貜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圍洮箋曰穀梁莊二十七年經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集解洮魯地釋文洮他刀反本或作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述曰公羊同左氏無齊字

十有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

述曰左氏公羊作齊師箋曰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作齊師或字之譌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祝阿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環作瑗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述曰左氏同公羊嘉作喜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述曰左氏同公羊速作遬見僖二十有六年

蔡殺其大夫公子涇

述曰左氏公羊涇作燮見襄八年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述曰公羊同左氏光作黃箋曰漢書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

曰光道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羊俱作沙隨

述曰公羊同左氏邾子下脫滕子二字

二十有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邾婁鼻我謹案穀梁昭二十有七年傳注邾畀我釋文畀必二反本或作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雍榆箋曰國語周語中定王饗之注定王榆也舊音揄音榆本或爲渝補音今按史記周定王名瑜

古今人表作榆从木

二十有四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羊俱作邾婁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陳儀見僖元年

二十有五年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述曰左氏同公羊夏作蠆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謁作遏箋曰周易大有象傳君子以遏惡揚善釋文遏於葛反徐又音謁

二十有六年 秋宋公殺其世子座

述曰左氏公羊座作痤箋曰呂覽長見篇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畢氏云座舊作痤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

二十有九年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羊俱作邾婁

述曰公羊作世叔齊疏謂左氏經作太叔儀今本左氏經太亦作世莒人下左氏脫邾人二字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薳頗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無下宋字

天王殺其弟佞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年夫箋曰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祝雍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使王近於民遠於佞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述曰左氏公羊葬下有宋字

昭公

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述曰左氏作于虢公羊作于齊國酌衛石惡鄭軒虎又作于漸

箋曰公羊疏齊國酌亦有作國弱者釋文軒依字許言反舊音罕漸音郭又音虢

三月取鄆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取運見文十有二年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大鹵謹案穀梁引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莒展出奔吳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莒展輿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

述曰公羊同左氏卷作麇謹案公羊疏云本亦有作麇字者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原作泉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雪

述曰范注雪或爲雹疏左氏爲雹故范疑之謹案公羊疏云

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誤也

遂滅厲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滅賴謹案公羊疏云有作賴字者

五年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蒦泉

述曰左氏作蚡泉公羊作濆泉

六年楚薳罷帥師伐吳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薳頗見襄三十年

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

述曰左氏作涖盟見僖三年公羊作叔孫舍

八年殺陳孔奐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孔瑗見襄二十有七年

九年夏四月陳火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陳災

十年夏晉欒施來奔

述曰公羊同左氏晉作齊箋曰周易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述曰左氏同公羊意作隱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成作戊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正月箋曰三月而葬已爲速況踰月乎

公羊作正月或字之譌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祲祥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侵羊謹案公羊疏云服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衞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隱如作國酌作軒虎作于屈銀箋云公羊古義案左傳厥憖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麩讀若銀又云憖从心麩聲

十有二年楚殺其大夫成虎

述曰左氏作成熊公羊作成然謹案公羊疏曰穀梁作成虔字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述曰左氏同公羊憖作整形近之譌

十有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述曰左氏同公羊殺作弒

十有五年吳子夷末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夷昧

夏蔡朝吳出奔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蔡昭吳奔鄭

十有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述曰左氏同公羊蠻作曼蔓曰後漢書郭后紀封況縣蠻侯東觀漢記光武帝紀作洗綿曼侯

十有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

述曰左氏戎上有之字公羊作賁渾戎見宣三年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述曰左氏公羊夢作鄭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述曰公羊傳同左氏輒作繄箋曰經義雜記二十一案說文馬部騴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繄騴或从糸執聲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述曰左氏同公羊寧作甯見僖七年

二十有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述曰左氏同公羊寧作甯叛作畔

八月乙亥叔輒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輒作痤

冬蔡侯東出奔楚

述曰左氏公羊作蔡侯朱

二十有二年大蒐于昌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昌姦公羊釋文大廋所求反本亦作蒐

二十有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獲陳夏齧

述曰左氏公羊作雞父左氏作沈子逞公羊作沈子楹箋曰

春秋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
公彪七年欒逞奔齊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述曰公羊同左氏無下公字
二十有
四年　婼至自晉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叔孫舍至
丁酉杞伯郁釐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鬱釐箋曰史記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
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
二十有
五年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公羊俱作邾婁

述曰左氏作叔詣公羊作樂世心
有鸛鵒來巢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鸛鵒謹案釋文云鸛其俱反本又作鸛
音權說文作
鴝鵒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述曰左氏公羊作己亥公羊作揚州箋曰禮記玉藻盛氣顯
實揚休注揚讀爲陽聲之誤也
二十有
六年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寧作甯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寧作甯

三十年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章禹

三十有一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

述曰左氏作荀躒公羊作隱如

冬黑肱以濫來奔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黑弓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公羊俱作邾婁

述曰左氏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與公羊俱作世叔申定公

三年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羊作邾婁子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公羊作邾婁子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枝箋曰荀子彊國篇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注拔或作枝

四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公孫歸姓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浩洲箋曰鹽鐵論引春秋多從公羊說和親篇引此又作誥鼬 公羊古義古讀皐為浩鼬為由原注爾雅釋訓云皐皐訾訾素食也樊光本作浩浩訾訾刺

杞伯成卒于會

述曰左氏同公羊成作戊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孔圄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
述曰左氏作柏舉公羊作伯莒
庚辰吳入楚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入郢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述曰左氏同公羊速作遬見僖二十有六年

十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沙澤
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趙鞅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囆作囔見襄十有四年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夾谷箋曰釋名頰夾也面旁稱也亦取
挾斂食物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述曰公羊鄆作運見文十有二年左氏公羊俱無之字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圍費箋云公羊疏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樂世心謹案公羊疏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

宋公子地出奔陳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公子池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述曰公羊同左氏無下宋字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游遫作于羣謹案公羊疏賈氏不云公羊曰羣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蒲字者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述曰左氏同公羊齊作晉見昭十年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

述曰左氏公羊齊侯下有衛侯二字公羊作垂瑕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述曰左氏同公羊荀寅下衍及字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公羊釋文作晉趙鞅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衛趙陽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公子佗人作頓子牂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醉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堅

十有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軒達見昭元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籧篨謹案左氏傳又作蘧蒢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

述曰左氏公羊作姒氏見襄四年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

述曰左氏公羊作日下昃箋曰周易豐彖曰中則昃釋文吳

孟作稷

辛巳葬定弋

述曰左氏公羊作定姒

哀公

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述曰左氏公羊無角字

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軒達作于栗謹案公羊疏諸家之經軒

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於鐵者三家同

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又案公羊釋文栗一本作秩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開陽謹案爲漢景帝諱也足知公羊之出後于二傳矣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弒蔡侯申

述曰公羊同左氏作王二月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戎曼子見昭十有六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蒲社箋云禮記郊特牲篇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洪頤煊讀書叢錄云蒲是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尚不省

五年春城毗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城比謹案公羊釋文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同音毗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處臼見僖十有二年

六年春城邾瑕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邾婁葼互見定十有三年

齊陳乞弒其君荼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君舍謹案說文舍字从余省故有舒音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及僤
十年薛伯夷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夷作寅箋云尚書堯典寅賓出日釋文寅
徐以眞反又音夷舜典夙夜惟寅釋文寅如字徐音夷
十有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袁頗見僖四年
十有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鄄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于運
十有三年夏許男成卒
述曰左氏同公羊成作戊箋云莊子大宗師篇成然寐釋文
成本或作戊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述曰左氏同公羊無曼字傳以爲譏二名
盜殺陳夏區夫
述曰左氏同公羊作夏弧夫謹案公羊釋文夏一本作廉弧
一本作嫗

穀梁大義述九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師說

唐陳岳春秋折衷論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儒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春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焉欲存公穀而廢

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夫經者根本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枝葉曷附焉劉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邱明受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閒不容髮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葢業左氏者以二傳爲謬以斯爲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玄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簸穅蕩秕芟根抒莠掇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鬬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辨設焉謂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彌留矣亾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亾一可攻以利兵者也朱彝尊云按此當是岳序而其文未全

逃曰見朱彝尊經義考百七十八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　折衷曰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迺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侯正升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爲萬代規俾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

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春存平之正得不書王與苟曰經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一

述曰以下二十六條見山堂考索續集十二朱彝尊采入經義考第百七十八

隱公元年不書卽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折衷曰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重之春秋必躍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之遜非徒爲威宜作桓避諱作威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尼父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以居其首哉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王斯之首則聖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文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二

述曰穀梁善於經說見敘首夫隱公爲讓國賢君陳岳仍杜預說至七十傳三千子等語其詞更支

桓公元年春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歷故書王苟不失班歷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威弒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 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

以載行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褒貶作褒貶作而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王者皆用周之班歷或失不班歷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歷而不書王則并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焉附苟班歷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月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與恩謹案有書春王二月不書正月者有書春王三月不書正月者陳岳謂無毫釐之差亦非也穀梁謂威篡立以為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三述曰陳氏此說可謂精矣然細思之不足以難穀梁也不班朔之說止係舊史書法之常桓無王之說乃見孔子新修之義況昭二十有二年經書王室亂王子猛卒誰復班歷者而二十有三年書春王正月二十有四年書春王二月至二十有六年王子朝以十月奔楚而歲首亦書春王正月則知岳說非也

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左氏曰春卽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　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故啟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則烝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啟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

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
建子爲歲首書正月烝則夏閉蟄而烝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
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也五月復烝一
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烝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
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
謂冬事春興遠矣　四

述曰禮月令閉蟄在律中無射之月乃正周之仲冬也與周
禮仲冬獻禽享烝亦合則左傳與穀梁無不合也陳岳乃謂
閉蟄者夏之冬周之春豈可信耶

莊元年不書卽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卽
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卽位　折衷曰春秋十二

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卽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
威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卽位故不
書公穀謂弑君不言卽位則威繼隱之弑君卽位何也又稽定
公先君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喪至句其月戊辰卽位春秋以是
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五

述曰闕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
穀梁與左氏同　折衷曰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
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循
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卒大去其國
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

意斯築於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何也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單伯送王姬于齊以魯爲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讐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於廟以齊之强以王之尊大義難距遂築館於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六

述曰闕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襄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　折衷曰襄有德可襄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無德可襄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吁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始以篡弒不義而立終以帷薄不修而薨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既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護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曷爲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惟桓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爲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强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襄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弒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襄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未得其實七

述曰闕

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微者狩失禮可知也公

羊曰稱人譏與讐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讐而
刺釋怨也　折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恥之矧其
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爲之狩
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於境內則爲大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
大事也既非大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宜自與齊之微者
狩也苟是與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
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
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讐狩斯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　八

述曰闕

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言
敗何伐敗也謂自夸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

者也　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而
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遣大夫伐
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人伐公不與謀則
曰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公與謀則曰公
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鄋莒人不宜公伐
莒取向若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
微者不列於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
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九

述曰闕

十有三年冬公及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爲例公羊曰桓盟不日
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　折衷曰公穀以桓盟不書日謂

齊桓公信著於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烝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朾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烝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也十

述曰赴告之文亦有定例豈有同一盟也此國赴以日他國不赴以日者況同一國也此國赴以日他國赴不以日者以此說舊史且不可況既修之聖經乎

二十有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　折衷曰凡升細之體唯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細名氏如

衞侯使甯俞來聘是也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是也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細亦無所避如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賵故貶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十一

述曰陳岳書名三傳折衷其實盡從左氏如日月之例公穀說也則駁之甯氏名字左氏說也則從之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曰既戒鼓以駭眾用牲可以已矣　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眚小則水旱之災夫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伐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爲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則國之常有不繫於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爲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十二

述曰闕

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疏之也　折衷曰春秋弒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弒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弒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既顯書入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公子友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之氏族豈有定耶豈盡著於春秋耶

如齊曰賓媚人秦曰西乞術可謂齊無賓媚人秦無西乞術耶
因其事則顯因其事不顯者眾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
謂之魯慶父穿鑿矣邱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來省難歸曰
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
當是時慶父弒二君國幾亾非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取魯
如左右手故曰齊桓存三亾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
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十三

述曰據左氏云仲孫湫則仲孫乃湫之氏非湫字也陳氏忽
云貴湫而書其字豈不怪哉

僖八年鄭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
也經義考云闕穀梁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　折衷曰公羊嫌
與弒君同故稱先君公子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獻公卒迺
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弒其君
也何謂嫌與弒君同歟苟不與奚齊為君則來年曷以書里克
弒其君卓卓與奚齊得毋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梁謂國人不
子而稱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稱君
不稱爵既葬而君之爵之故奚齊之弒先君未葬也故稱其君
之子卓子之弒獻公已葬故稱其君卓斯左氏得其實十四

述曰闕穀

文十三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
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　折衷曰聖人之
文苟異於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於常者筆削

之微旨也斯文異於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於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之文則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爲災第書六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實書旱明矣如書螽蝝有螽有蝝有螽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

三家俱失其旨十五

述曰陳岳沾沾自謂得聖人之旨者不過書旱之爲災爾夫經不曰至于秋八月則七月以後得雨可知也周之七月於夏爲五月五月得雨雖前旱猶可不爲災卽實至爲災苟無關於人君之心亦徒委之天運而已故穀梁於僖之書雨見其勤民於文之得雨而不書雨見其不勤民乃爲獨得聖人之旨要豈陳岳所知哉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　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

一稱君一稱臣是爲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爲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以人敵人不爲升絀今宋楚之人亦何所升絀歟聖人以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爲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十六

述曰闕

成公元年作匕甲左氏曰譏重斂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　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匕今匕作甲是使四人案宜作民唐避諱作人皆作甲以爲非正何見之淺歟公羊謂四匕爲句句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匕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則必書曰匕出甲必不曰作匕甲也究其旨謂之匕甲者匕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匕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斯匕則魯賦之本名也四匕爲句句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句所賦今使匕出之故曰匕甲左氏謂譏重斂得其旨十七

述曰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聖門止魯之重斂也若成公初年已令匕出句賦突加三倍一時且不能堪況爲常制自以穀梁之說爲正四民俱作甲一時權制不爲常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詞也不使晉制命

於我也　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鞍之戰
齊師敗績齊使國佐於晉獻紀甗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
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於晉晉復使我
還齊苟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
於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
使我徐徐自歸於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
聽其言則宛且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
梁得其實公羊之誤十八

述曰齊復求汶陽於晉左傳無此事乃陳岳以臆增也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
書公羊曰不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強也　折衷曰

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
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
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乃
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
非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二傳俱誤十九

述曰闕

襄公二十有九年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
善其城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
城之變之正也　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
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其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礙矣苟
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

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耶矣齊桓公城杞而無詞晉平公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族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衞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於經之傳斯得其實矣二十

逃曰闕

昭公二十有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　折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各有旨或爲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唯書雩數矣以多爲過時斯書上辛之雩非爲過時也非爲非禮也是正雩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爲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烝五月復烝正月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上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是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眾以逐季氏違矣二十

逃曰闕

定公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　折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

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卽位第書定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故荀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癸皆書之攷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於乾侯定公正月不卽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戊辰公方卽位所以不書正月者公卽位在六月也

杜得其旨二十二

述曰闕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優俳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爲是歸之　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爲婚姻時或侵或伐或平或隙靡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強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競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二十三

述曰闕

十有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遇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時也　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

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所以不卜者不可改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過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何第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此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短二十四

述曰闕

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傳非正也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今復用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賦可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丘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稅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為田賦矣杜氏穀梁得其旨二十五

述曰岳說誤矣作丘甲謂丘用甸賦已加三倍如又別為田賦是又加數倍也何止破十一之稅哉

哀十有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於中國也　折衷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曷以書之非為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至而書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四夷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為

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爲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
常天下有道則至爲瑞明矣然公羊曰顏淵死子曰天喪子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爲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
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爲
比麟鳳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乃感麟而起以修春秋
麟出既非爲己春秋修亦非爲己蓋懲惡勸善爲百世之法如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爲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
非爲己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道窮之有左氏得其
實公羊穀梁之說短也二十六

述曰闕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

非正也忽既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顛則扶之危則持之
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聘爲宋所誘其無謀甚矣
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厲公

述曰見程端學春秋本義卷五

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　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
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於薄以釋之則其執之義顯矣

述曰見程氏本義卷十二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
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
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述曰闕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
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
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
子正中冀州曰中土閻若璩按墜形訓少室大室在冀州泰族
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
冀州皆足爲證
述曰闕

秦自殽之敗卽楚見呂向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
始止齊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若璩按僖
秦四楚申公鬬克以歸三十二年有殽之敗
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
述曰闕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于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

繫天下安危興亡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述曰闕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於史者漢有所忠食貨郊祀
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
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鼻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
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爲所非也
述曰闕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
十一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
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
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

史記藏紫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若璩按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已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胎合余亦推以歷歎為定論

述曰闕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賵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述曰闕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詁眾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述曰闕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述曰闕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述曰闕

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

述曰闕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漢書但云魯學 若璩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見阮孝緒七錄趙氏損益義云然盧六以云宜補入

述曰闕

附卷十四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甯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核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

述曰唐書蕭穎士傳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甯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今佚

附卷十九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字溫伯 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全祖望云鄧潤甫與曾南豐皆盱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

麗荆公遂無稱道之者

述曰闕

國朝顧炎武日知錄卷四 隱十年無正原注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蠻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缺也得之

述曰武進莊侍郎存與曰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卽位可闕乎踐其位行其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卽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卽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重刻日知錄集釋附莊氏說於此條之下善體穀梁之意故備錄之

案嘉定黃汝成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誇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原注亦作菽菽列子北宮子既歸進其菽粟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述曰闕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閒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

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曰之然則梁山崩不曰何也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鸛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日月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述曰後數散辭也先數聚辭也惟舊史臨文亦不得不然故如此釋之豈夫子必改之而後自釋之哉　石無知故曰之然則梁山崩之宜曰可知也其不曰者史舊文也鷁微有知故月之推之有鸛鵒來巢之宜月可知也其不月者史舊文也如此活看則知鄭氏獨云穀梁善於經信不誣爾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穀梁之誤　原注胡氏仍

述曰王子虎一叔服也周內史又一叔服也兩叔服不嫌同時猶魯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成公十七年公孫嬰齊卒同時不嫌有兩嬰齊

穀原曰誤作曰　宣十五年傳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原注書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易大畜九三曰閑輿衛皆當作日古人曰曰二字同一書法

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曰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曰戒曰音越又人栗反曰爲改歲曰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以爲日月之日或以爲曰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晃以爲一字兩音而駁其失誤矣

述曰黃汝成集釋云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音馹臧氏曰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日音馹或作曰誤也趙氏注亦不以爲堯之言自上文當堯之時以下皆敘事之辭也邪疏則誤讀曰爲曰矣興恩謹案說文解字卷五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凡曰之屬皆從曰卷七曰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凡曰之屬皆從曰篆文本不相混至變作楷書止以曰字上畫不滿爲別而板本最易混矣說見阮氏校勘記

附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原注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則教臧燾所謂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原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按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不得體君儀禮傳文仲子說得之

述曰此顧氏引穀梁以駁左傳桓母之說者故附錄之

附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卽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耶

述曰說見齊侍郎召南考證

附 許男新臣卒　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于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述曰闕

附 閻若璩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閻若璩其君也原注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述曰禮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閻刑人也知吳子不可近刑人則知閻不得君其君矣

附 城小穀爲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係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地

述曰闕

附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解云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解云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以決勝負者哉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傳解云左氏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解云般弒父

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
子殺般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解云經稱蒯
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皆能糾正傳文
之失

述曰孔穎達毛詩疏云譬如火出於山反焚其山蠹生於木
反蝕其木其范氏之謂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七終

江陰馮銘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十

南菁書院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齊召南春秋穀梁傳注疏考證卷一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按妾母名係於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例之則此稱惠公仲子自屬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穀梁說遠勝於左氏公羊者也但范注云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其說非是魯孝公以平王二年薨平王三年癸酉歲惠公之元年也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明年己未歲入春秋計惠公在位四十五年仲子之卒當在惠公之世且并在惠公末年矣以故天王加禮于魯尚遣

使來賵若謂在孝公時豈有侯國妾母卒已逾五十年而天子始追行賵禮者耶卽經所書成風薨在文四年十一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在五年正月此其明驗也惟秦人僻遠至九年始來歸穧豈可以秦人例天王哉大約春秋之初猶近古樸妾母之卒或有不稱謚者亦未可知如桓母仲子無謚齊桓母衞姬晉文母狐姬後亦不聞追謚豈必以仲子無謚卽疑其卒在孝公時乎

述曰楊疏申范注以爲王因惠公之喪而歸賵其說未爲無據仲子卒在孝公時妾禮不赴王無由賵之至惠公薨王使來於是母以子氏而追賵之此秦人歸穧之例秦隔五年猶用穧王隔五十年故但追賵而已故其後併無會葬之使也成風之薨榮叔正月歸含且賵毛伯三月來會葬如齊氏言仲子薨在惠公末年王何以無會葬之使經何以不書葬如葬亦在惠公末年而王至隱元年七月始來歸賵則已不及於事與秦人相去一閒耳烏得不以秦人例天王哉固不如仍從舊說之爲愈也

無侳帥師入極傳極國也注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　按極爲魯同姓更無可考卽杜氏注左傳祇謂極是附庸之國耳范注必以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傳曰還者事未畢也遂也有避滅同姓之意故以極爲同姓春秋之義滅國卽是大惡內大惡當諱變文言入言取耳不必以極爲同姓而後諱滅也

述曰此傳末明云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范注承傳文而言

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今案此二字句絕是又一說也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傳曰與前數傳曰義同均屬經師舊說無所爲傳聞之傳聞也

初獻六羽傳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按此與公羊說同左氏引衆仲之言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初獻六羽爲得禮也公穀皆謂六羽是諸公之禮經書初獻六羽譏僭始僭此其不同者也

述曰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止之據此知惠公猶未敢僭至隱始僭用公禮於惠公之母之宮至季氏遂八佾舞於庭至三家遂以雍徹春秋之託始於隱未必不由此也穀梁子其知之

齊氏豈未見全傳耶抑未便非傳而借注以相形耶均不可解禮諸侯滅同姓則名衛侯燬滅邢是也推之大夫滅同姓則去氏此無侯帥師入極是也

卷二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於師而間之於傳者　按傳中稱傳曰者凡八見一此年一爲五年觀魚于棠一爲莊三年葬桓王一爲成九年杞伯逆叔姬之喪一爲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一爲成十六年雨木冰一爲襄三十年天王殺弟佞夫一爲昭元年荀吳敗狄皆所謂傳聞之說也又有稱其一傳曰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此所謂傳聞之傳聞也

述曰文十有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傳其曰子叔姬貴也

矣

傳舞夏注大雉執翟雉之羽而舞也　按此與毛詩秉翟合何休注公羊則以爲鴻羽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未知其何所本詩曰振振鷺又曰値其鷺羽則鷺羽亦爲舞者所持但穀梁明言舞夏則范注是

述曰尚書禹貢羽畎夏翟周禮染人冬染夏夏者五色象翟羽故傳云舞夏注云翟雉之羽

俠卒傳俠者所俠也注俠名也所其氏　按風俗通所氏宋大夫華所事之後據此傳則春秋初年卽有所俠矣所氏見於後世者漢有所忠後漢有所輔

述曰俠舊氏所無俠舊氏展因隱不爵大夫故於卒皆去其氏此一說也又一說無俠以帥師入極故終身皆貶卒亦不氏楊疏於無俠卒下以此爲是今案不盡然也春秋之例賜族稱氏未賜族稱公子公孫之子稱公子公孫猶稱族例賜族　稱公子公孫猶稱族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去公子但以不日卽見其貶傳云不日卒惡也則無俠卒亦不日已見其貶不待去氏也然則俠卒不日亦見其貶而不書氏則以隱不爵大夫故也其公子益師公子彄之稱公子何也隱五年傳曰先君之大夫也據此知隱不爵大夫以先君之大夫故得稱公子矣或曰無俠舊氏展俠舊氏所獨非先君之大夫與何以不氏也曰去氏足以見隱之不爵大夫也以其公子不足以見隱之不爵大夫也以其實先公之子故也

元年春王傳桓無王　按隱十年無正月義發於二傳而左氏無之至桓無王則義發於穀梁檢公羊無此義也何休注公羊實取穀梁之說而暢其意猶作穀梁廢疾何耶

述曰齊氏此說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大義凜然穀梁所獨故康成鄭氏曰穀梁善於經也

疏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　按王必書春之下故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時見於經若經僅書春有某事而不得其月則王字無所置范氏謂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是也但須云不書月不得書王耳又按餘公之僅書春者皆不可以爲桓公之例桓公自三年至八年皆直書春正月二年至十七年皆直書春正月二月月下又皆有事惟十二年爲無事書正月以首時例應書王而不書此穀梁子所以有桓無王之說也

述曰齊此說最爲發明傳義范注楊疏遜其精核矣

紀侯來朝音義紀侯左氏作杞侯　按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傳存二說似以子爵爲紀之本爵也此之來朝左氏作杞侯公穀作紀侯何休注公羊云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范注穀梁雖無明文似從何說以紀之進爵爲侯也

述曰進爵爲侯有之若何注云封之百里必無是矣紀逼於齊去王畿絕遠則未知封之百里者取王畿以封之歟抑割

齊地以封之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以是爲近古也注古謂五帝時　按傳近古猶之公羊之近正云爾公羊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亦不確指何時據前傳有盟詛不及三王之文然則古字正指三王之世對春秋衰世時言則稱古耳范氏指爲五帝說似迂

述曰論語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則春秋仍爲三王之世經書胥命豈惟無盟詛之言亦并無誥誓之事而傳但以爲近古故范以五帝時言之似非迂也

蔡人殺陳佗傳陳侯禦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　按陳佗有篡弑之罪蔡人殺之所謂殺當其罪者也左氏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卽佗蔡人殺佗意在立其甥厲公耳較穀梁禦獵及公羊外淫之說爲近理

述曰蔡既意在其甥則殺陳佗非以其罪且陳佗之罪亦非蔡所宜討如齊氏意不從穀梁之說則陳佗非見殺於蔡地則經當如邾人戕繒子于繒之例書蔡人殺陳佗于陳今但書蔡人殺陳佗故傳云其不地於蔡也確不可易

卷四　春正月己卯烝傳志不時也　按杜注左傳曰此夏之仲冬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穀梁於此曰志不敬義不同

述曰杜說非也春秋常事不書卽但書五月之烝亦足以見其瀆不嫌冬未烝而於夏始補行也唯烝當在周之冬而乃

延及春故云志不時至夏又烝故云志不敬豈以前之得禮形後之非禮哉

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　按經書葬無義例魯使往會其葬卽書葬耳不然鄭寤生拒抗天王罪大惡極豈宜不見貶絕而且舉其謚乎范注云云附會之論也晉獻公不言葬魯自未嘗遣使往會豈以殺申生故耶疏亦附會

述曰春秋但書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若如左氏說經當用王師敗績于貿戎之例書王師敗績于鄭矣（穀梁以貿戎爲晉若依此例亦當不明言鄭而託於近鄭之戎）乃經但書伐鄭鄭之所以免者或飾誠請罪見穀梁襄二十有五年　天子宥之耳繻葛之戰自左氏一家之言且往會書葬不往會不書葬舊史或有此例至孔子既修之後卽不得仍用此例也卽如隱公之不書葬又何關會不會耶故弒君不葬失德不葬滅國不葬穀梁之例（見昭十有三年）確有所受乃楊疏處處以彼不赴我不會爲言是自亂其家法無怪啟後人之訾議焉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執大夫有罪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爲下盟　按公羊賢祭仲能行權而不名最乖大義范注祭氏仲名從杜氏左傳注也至云此月爲下盟其實書時書月不關有罪無罪如祭仲者本自有罪書月以執安見其非貶乎

述曰齊非穀梁專家故不守書時書月之例又左氏云祭封

人仲足毛詩云將仲子兮似名足氏仲左氏又云祭仲足又似祭氏仲足名要不若孔父之確爲字也何注不名之說不可從

公會紀侯鄭伯傳其不地於紀也注鄭君曰紀當爲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時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　按龍門之戰本於說公羊家漢書五行志董仲舒言四國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韋昭曰龍門魯郊門也卽是其事左傳但云不書所戰後也似此役戰於別國不涉魯境穀梁但云於紀焉知不戰於紀之地乎公羊曰何以不地近也何注曰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公穀二傳義每相近此范注所以取鄭氏紀當爲己之說也

述曰說見許劉逢祿申何乙亥嘗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按此范注所引鄭嗣說讀法如此若徐邈讀而嘗可也爲句志不敬也爲句范所不取疏已言之矣

述曰此章句之末無關大義者

傳三宮災而藏之御廩疏諸侯夫人三宮也　按左傳云書不害也杜注曰既戒日致齋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是無譏也公穀之說皆譏其不敬義勝左氏

述曰劉逢祿又申何以難穀梁說見彼下

許叔入于許傳注進無王命退無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

按左傳隱十一年鄭入許使許大夫許叔居許東偏許已失國矣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鳩集餘民復其先業事機間不容髮豈得責以上請王命從容歸國乎中興之君續墜緒於既絕責以父授尤理之必無者也下文突入于櫟傳疏復引許叔與齊小白一例聖經之意斷斷不然但如左傳說叔本居許東偏叔本未出經何緣書其入似隱十一年以後十數年中必有爲鄭所逼出奔避難之事至此復歸前史失載左傳亦從而缺略耳

述曰傳例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經不書曰故知不惡許叔書入者但逐去西偏鄭人奄有全許卽爲入是鄭西偏所不受也傳云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今案所以歸者謂得大國之助如邢衞之比許叔於閒不容髮之際儻幸成功春秋雖不與之固亦不惡之也

卷五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疏此九錫與周禮九命異 按疏糾何休以九錫卽是九命之謬是也但經言錫桓公命不言九錫之命命字當如周禮魯本七命今加錫服飾以榮其終如八命九命者耳至白虎通所云賜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是有功特賜既與九命無關且隨其功之大小爲賜未有一時俱全如魏晉閒篡臣之爲也禮緯本不足憑何注公羊亦非傳意范注已知何說之非楊疏又暢九命九錫不同之旨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經解如此平易卽穀梁傳亦曰生服之生不服

則豈有朱戶納陛云云如禮緯所列九錫者哉

述曰何休之注但以公羊爲借徑其實自立條例往往不顧傳文觀范注常引傳例而何注則無一條引傳例者亦可知矣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義禚章略反　按此與左氏經俱作禚公羊作邹釋文邹古報反於左傳音云禚諸若反邹禚究當是一字此音疑誤

述曰仁和趙徵君坦春秋異文箋云說文示部無禚字禾部有之从禾羔聲邑部邹从邑告聲音相近故公羊假邹爲禚

葬桓王傳傳曰改葬也　按左傳曰葬桓王緩也桓王之崩在魯桓十五年踰數年而後葬此後人所以有改葬之疑也公羊穀梁亦皆疑改葬而不敢直斷其事公羊曰此未有言崩者何以言葬蓋改葬也蓋疑詞也穀梁曰傳曰改葬也傳曰傳聞之說也

述曰左氏云緩也則穀梁所謂卻尸以求諸侯者也今案此說是也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停柩七年是危不得葬故經志周之葬自桓王始

公次于郎傳欲救紀而不能也　按郎左傳作滑公羊與此同左傳謂公將會鄭伯謀紀鄭伯辭以難杜注滑鄭地雖不同其爲畏齊不能救紀則一也

述曰同爲不能救紀而滑郎非一地也滑去齊紀遠郎去齊紀近非將會鄭伯無爲次于滑也

紀侯大去其國傳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按公羊謂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曲說甚矣穀梁之義正大

述曰詳見評劉申何莊公篇

傳豈雨說哉注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又夜中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　按注引劉向之說略用刪節而微有不同五行志本文云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眾星萬民之象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向意以列宿訓恆星眾星訓星隕之星列宿象諸侯眾星象萬民分疏甚明范注引之隕者象諸侯之隕墜失其所是合向之二義爲一義矣

述曰齊引據明析范注之舛無所逃矣或諸侯爲萬民之譌

公伐齊納糾傳注親納讐子　按左傳史記皆以小白子糾爲僖公之子何休云親納讐子范氏亦云又不能保全讐子則說公穀者以小白子糾爲襄公子也欲納之於齊以嗣襄公之位卽

述曰非以二人爲襄公子也

謂之讐子可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注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　按穀梁並無貴宜爲君之說但其前傳云公子糾小白不能存出亡敘糾於小白之上似糾爲兄小白爲弟耳公羊傳曰其稱子何貴宜爲君者也左傳杜注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荀子史記亦謂子糾是兄

述曰傳云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是前不書子後書子者明其爲齊之親非明其爲齊之貴也明其親者以甚桓也

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按左氏公羊經皆作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序齊侯於諸國人之上此作齊人釋文亦不言其同異以傳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推之穀梁之經自作齊人與二傳異

述曰異文箋云北杏之會爲齊桓九合之一不當貶稱人穀梁譌作人遂從而爲之辭今案趙說非也傳例人者眾詞也如趙說人爲貶詞則自宋人以下皆貶而獨敘一齊侯於諸貶人之上亦何謂乎

單伯會伐宋傳注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按此單伯卽元年夏逆王姬之單伯也穀梁傳明言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然則此之會伐宋後之會盟鄄皆自魯往會之也但據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而單伯會之齊侯此時初興霸業自必先稟王命仗名義以服諸侯至單伯會師又同會鄄而伯事成矣謂單伯爲魯大夫二傳之過也

述曰王臣自稱單子若單伯自是魯之命大夫莊元年左氏正義云單氏世仕王朝此及文公之世皆云單伯成公以下常稱單子此時稱伯後降爲子耳今案王臣亦降伯爲子未之前聞

傳不言公內外寮一疑之也　按左傳杜注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之也說與穀梁異公羊經有公字其傳曰同盟者同欲

也亦與穀梁不同

述曰詳評劉申何莊公篇

卷六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按此事左氏無傳杜注依公羊爲說公羊言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注云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是言魯本無使結往盟之意結自以權宜與齊宋盟耳穀梁謂辟要盟則結之送媵魯實使之往盟權不在結與公羊異

述曰公穀異同在經一遂字公羊之例大夫無遂事此書遂者善也穀梁之例但曰遂繼事耳公羊重在下之盟穀梁重在上之媵

大夫宗婦覿用幣 按左傳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杜注云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其與穀梁之說有異有同穀梁傳言禮大夫不見夫人而杜云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是其異也穀梁傳言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其意謂宗婦用幣已非而大夫與宗婦俱行覿禮尤非也左傳意祇言宗婦不當同用大夫之幣是又其異也

述曰何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是杜說所本也詳述禮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傳注不能治其國舍而歸於曹 按此與公羊同凡諸侯失地出居他國未有言歸者既曰歸於曹則是

本國之人復還舊土矣謂赤卽郭公名可乎春秋未有先敘事而後解人名者以郭公解赤於文義尤爲不順左傳杜注云經闕誤者得之

述曰此亦各信所信不必斷斷爭辯者也唯何注旣從公羊而注中又爲兩歧之說則斷不可見評劉申何莊公篇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傳衣裳之會十有一疏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自外唯九合也　按管仲不欲事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傳曰貫之會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陽穀雖無明文而江黃在會知必非管仲意也論語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故云是

二會不數

述曰此疏最得經義可息論語家紛紛之說

城小穀注小穀魯邑　按范注於地名俱依左傳杜注唯此不同左傳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范以穀梁無明文與城諸及防一例耳

述曰此范注之守家法也

齊仲孫來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　按以仲孫爲慶父公穀二傳所同左傳云齊仲孫湫來省難是也慶父卽係逆賊可以魯人爲齊人乎公子稱公子公孫公孫之子始以王父字爲氏大夫固有以字稱者如叔牙季友是也然稱牙爲叔牙可也稱牙爲叔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叔孫得臣而後稱叔孫

也稱友爲季友可也稱友爲季孫必不可也何也至季孫行父而後稱季孫也豈惟亏友不得稱叔孫季孫亏之子茲稱公孫茲而已不得稱叔孫茲也友之子某雖不見經亦當稱公孫而已不得稱季孫某也慶父爲仲孫氏之祖卽稱仲孫可乎且於慶父之來曰仲孫於其明年出奔又曰公子慶父入則孫之出則子之進退無據應以左氏說爲正

述曰據左傳伍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吳人自改爲齊人魯人不可貶爲齊人乎故傳云外之也其曰仲孫以其後之氏目之旣明其實爲慶父而又不稱公子故傳云疏之也及出奔莒傳云不復見矣故經特書公子慶父以顯之曰出絕之也其自齊歸則書齊仲孫以外之曰來防之也

大義凜然穀梁善於經信不誣矣

傳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

按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邢旣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卻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出始遷夷儀此則霸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兩不相掩持論平矣

述曰穀梁長於二傳所以爲善於經也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傳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按此與公羊說同其贊美齊桓極矣但聖經書法理不得然使僅君同盟豈可不書公及乎使陳蔡衛曹邾

許諸君同盟其可不敘諸君乎江黃二國南逼於楚而北近宋齊侯至宋與二國之使臣盟其餘諸國皆不在會經但書其實耳

述曰齊云二國之使臣則以江黃之書人爲微者也豈知穀梁之例書人者眾詞故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以爲云者不必其實至也固不戾於經

公至自伐楚傳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注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　按伐楚之役魯人甚侈其功魯頌曰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鄭箋云僖公與齊桓舉兵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本齊桓武功魯人隨從南伐其自矜詡如此致伐不致會又何疑焉

述曰此亦見致伐爲魯史舊文而孔子仍之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按穀梁之例然耳推尋經文惟陳殺洩冶晉殺趙同趙括蔡殺公子燮楚殺郤宛灼然爲殺無罪他如晉里克弒鄭父楚得臣衛元咺晉郤錡郤犨郤至宵童楚公子追舒衛甯喜鄭公孫黑之流經皆稱國以殺不得云殺無罪也據左傳申侯專利而不厭亦豈全無罪乎

述曰自里克以下齊云皆不得爲殺無罪此據左傳之說以證穀梁也齊不得爲專門之學者以此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此傳指成風左傳以爲哀姜公羊以爲僖公之夫人姜氏本齊媵女之先至者脅公立爲夫人其說

尤爲怪誕大約穀梁之說是
述曰楊疏已難倒二傳矣
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疏其實此會亦有四教　按公羊僖
三年會於陽穀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
所謂四教也穀梁於此會則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
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大意同公羊而多毋使婦人與國事
一句實是五教也
述曰疏以此證論語鄭注但在有教耳不在四五之數也
楚人滅黃傳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疏案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二年當魯僖十五年而此云
管仲死者蓋不取之史記之說文　按穀梁謂管仲既死桓公霸
業不終但史記以管仲之卒在齊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十五年
考據必確左傳雖無管仲卒年月明文然僖十七年齊侯小白
卒傳曰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因寺人貂
以薦羞於公有寵公許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爭求立冬十
月乙亥齊桓公卒云云是由五公子爭立追敘管仲既卒非謂
仲卒於十七年也總之在十二年仲必未卒左傳是冬齊侯使
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仲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冬
仲固無恙也宋襄公嗣位在僖九年卽與葵邱之會時未終喪
經書宋子桓公與仲屬立孝公當不在此時其後數年齊宋並
無會盟之事惟十三年會于鹹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盟牡邱
次于匡齊宋并在疑屬立孝公當在此時也後人見此數年中

霸業不振斷謂仲必前卒不知齊桓公末年小人雜進任仲亦必不如初年雍巫因寺人貂漏師多魚在僖二年當霸業方盛之日則嬖倖竊權久矣小人害霸管仲臨卒尚爲桓公言之又烏知仲卒不在十五年如史記所云乎

述曰管仲逆料江黃之難保卽黃滅在管仲未卒之先亦不害其先見穀梁非早二年餘卽死仲也傳以伐江滅黃併言江之被伐而滅尚在文公時則仲死久矣故於此統言之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　按泓之戰穀梁深責宋襄最得經意范注引何休及康成之說以左傳證之宋襄傷股則穀梁所謂身傷有實據矣何休以鄢陵之戰楚君傷目經書楚子敗績若但書楚子敗績亦喪失幾至亡國故經書師鄢陵之戰楚君傷目而三軍未至大損經故舉重以概輕耳

述曰齊說以左氏證穀梁亦不然凡經書敗績未有不言師者鄢陵之戰倘非連書楚子鄭師敗績若但書楚子敗績亦不辭也

公朝于王所傳言所者非其所也　按經祇謂王所非正朝之所耳不謂朝之之非也天子在是可不朝乎

述曰穀梁亦不謂朝王之非也

四卜郊注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祭蒼帝靈威仰昊天上帝魯不祭　按范從康成之說故如此實則天無二帝亦無二豈有紛紛之名如元命包文耀鉤所云云者耶感生之帝與昊天上帝實一帝耳魯既僭用天子禮樂郊壇所祀卽昊天上帝也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明明祀天配以后稷矣謂不祀昊天上帝可乎

述曰魯無圜丘之祭也

卷十　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注親謂僖祖謂莊　按范氏說俱平正惟此條爲好奇之過遂至無理魯文雖愚何至升僖主於莊公之上乎傳之先親而後祖猶公羊之先禰而後祖耳說公羊者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其說至當楊氏直糾范注之失是也又案范所引高宗肜日於義無當高宗豐禰亦不過祭祀品物之盛有殊於遠祖耳必不於祫祭時升小乙之主於祖乙上也

述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范不從斯義惑於王肅之說也齊以爲好奇之過亦不然

雨螽于宋傳　按漢書五行志云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與傳文不同當是括傳文著於上見於下數句之意耳

述曰公羊言螽死穀梁言螽生鄭釋廢疾以爲墜地而死亦調人之說也五行傳不引茅茨盡矣句何以別於死者乎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於諸侯

諸侯受於禰廟疏云鄭言祖廟范言禰廟者以無正文各以意說或祖或禰通言之耳　按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注諸侯藏之祖廟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何休注公羊亦云祖廟范氏所以不從何鄭之說而言禰廟者以此傳十六年四不視朔有明文曰諸侯受乎禰廟也此傳自言禰廟范不得違非范之自出意見也但禰廟實不可通故禮記孔疏曰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

述曰玉藻云聽朔於太廟疏云太祖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今案祭法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則太祖廟以下天子故不得月祭是禮說自相違也即謂行此禮於太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亦孔疏說試問諸廟云者數顯考廟乎抑不數顯考廟乎如數顯考廟是五廟皆月祭僭天子矣如不數顯考廟則四廟皆每月有事而獨懸一顯考之廟除享嘗外別無事相形之下亦非人情不若從穀梁說受乎禰廟受朔在此每月聽朔亦在此其月祭則自禰廟上及王考皇考廟而止而顯考祖考不與焉較為順於禮耳范注又云親存朝朝莫夕不敢泄鬼神故事畢感月始而朝之善申傳意此能守其家法者也且諸侯相朝稱先君以相接俱在禰廟則受朔於禰廟豈不足以尊天子乎而何必於太祖廟乎

卷十一　毛伯來求金　按三傳皆言來求非禮夫來求非禮所不必言以天王之喪魯自公孫敖奔莒之後更不復遣使至毛

伯來求金始遣叔孫得臣如周會葬爲侯國者當如是乎經意見周與魯並失且見當時列國不共貢職

述曰穀梁本有上下俱非之例此當於言外會之

叔孫得臣如京師傳疏不發於桓九年者內之於京師始於此故發之　按內大夫之如京師始見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再見於文元年叔孫得臣不始於此年也

述曰傳之發例必在一見再見之後通檢傳文自知疏本無庸說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　按穀梁之迂未有過於此傳者也不重創不禽二毛宋襄所以致敗也魯是時幸有得臣善射克奏膚功有何可諱

述曰然則經何以不書獲乎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是邾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

按左傳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公羊則曰邾缺按此時盾將中軍執國政左氏之言必得其實但邾缺亦爲卿並時公羊猶不大失克則缺之子也缺方爲卿其子乃並時將兵乎此則穀梁之失也

述曰左傳父子並時將兵者多如范匄范鞅襄二十三年欒盈攻固宮鞅攝車從之孫林父孫蒯襄二十六年孫蒯追殖綽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孫林父孫蒯襄二十六年孫蒯追殖綽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且缺由曰季之薦年已長矣安知此時克不代之爲政乎

齊人取濟西田傳疏哀公犯齊陵邾而反喪邑易辭之也　按易辭之也不成句似當作亦易辭也凡經書取皆是易

辭此宣公以田賂齊及哀公之犯齊陵邾喪邑經皆書齊人取是皆易辭也

述曰此說是

晉趙盾衞孫免侵陳傳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按經書侵伐并不以言帥師不言帥師爲衰貶傳例明曰將卑師衆曰師將尊師少直言將然則元年盾救陳書帥師統師衆也此年不書帥師統師少也陳初附晉故救之陳後卽楚故侵之何有於敗前事乎傳乃自破例以言帥師爲衰則無侵入極翬會伐鄭皆書帥師亦聖經所衰乎

述曰穀梁本無將尊師少直稱將句乃楊疏以意推之卽有之亦非帥師例也　公羊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師穀梁無此穀梁惟於城某下云言

帥師有懼也彼有懼不關衰貶則此不與帥師亦無關衰貶但據事相校耳何謂自破其例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傳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按此與公羊同義但仲遂生而賜氏與季友同冠氏於名之上已是貴稱矣況連接如齊至黃乃復之下旣稱公子此自不容復出也遂爲弒君逆賊王法所當誅自可援翬不書卒之例若以此書仲爲貶爲疏則非經意也

述曰公之子稱公子公孫親也至公孫之子無可稱乃賜氏以別之則疏矣遂若生而賜氏不許稱公子而稱仲賜之非預以疏之乎此說之不可解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曰其

事敗也　按舊解此戰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傳者二國兵衆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春秋於戰不論大小內外無不書日不獨此戰書乙卯也如以兩大國交爭不同小國則莊二十有八年衛及齊戰衛師敗績一小一大亦書甲寅僖二十二年宋楚戰泓一小一大亦書己巳又如宋鄭之戰大棘則兩國皆小矣經書壬子何耶且書戰固有不書敗者爲內諱敗自可不計至若秦戰令狐經書戊子戰河曲經書戊午又何嘗因書敗績而後書日乎疏又云今以曰爲語辭是也傳文曰字後人作日字如公子啟曰誤作公子啟日亦是其證實則皆曰字也

述曰河曲之戰傳云不言及者略之然則令狐卽書及而俱不言敗者亦略之也除此二戰未有不書敗者亦未有不日者傳卽二大國以見例可包小國而疏以爲不同小國之戰故誤也且偏戰例日然日其戰則敗或不見日其敗則戰自見又不得援令狐河曲之不書敗以相難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按各本俱作曰字以上下文及疏推之曰字自是日字之訛日指癸卯也潞子例不應書月而書日則知其賢作曰字誤也

述曰阮宮保校勘記引惠棟云曰當作日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賢嬰兒故滅其餘邑猶月　按穀梁以嬰兒之書日爲賢已屬附會范氏此注尤附會

之甚者也經之通例春王正月雖無事亦書甲氏留吁之事適值其下耳

述曰此范注之善守家法而齊非之苛矣設不應月經即書

十有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亦豈不可者

傳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按左氏爲譏重斂是也公穀二家皆以甲爲鎧甲誤矣經所云甲被甲之士非造甲之工也以被甲之士爲甲猶秦漢以後以執兵之士爲兵周禮及司馬法皆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今使邱出甲士一人是增兵也魯政雖衰安能强耒耜耨之農人俱爲造甲之甴人乎

述曰左氏但云爲齊難故作邱甲譏重斂乃杜預注說也今案稅畝訾言初邱甲不言初則稅畝爲常乃譏重斂作甲是暫非爲常也說爲作鎧甲則見其暫說爲譏重斂則暫者爲常矣可乎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疏何休云謀結鞏之戰不相負所以不日者執在三年非此所得保也　按疏此條大誤據何休公羊注本文云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其言執指十六年執季孫行父也其言尋盟指三年冬荀庚來聘及荀庚盟也何休於傳不誤疏乃以隱元年盟昧因七年伐邾而盟去日駁之誤也赤棘盟後晉魯交歡豈有三年即執之事見於經傳何休謂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而疏以爲三年即執不亦異乎

述曰疏之誤駁咎不容辭而其所由誤者則以何休之例不信者日信者不日穀梁之例盟信者日盟渝者不日說正相反故也

立武宮注禮記明堂位云云　按伯禽廟號太室明見於經至以武宮爲武世室實始於此非舊有此兩世室名也魯後儒作明堂位誇陳魯事見有武宮不毀未及考其建自季孫謬稱爲武世室因目魯公廟爲文世室可擬周之文武而不知魯公廟曰世室並無文世室之名也經明書立武宮是新作也如果舊爲不毀之廟豈至此時始立乎傳直言不宜立是也范氏轉執明堂位以疑經傳誤矣

述曰漢書立原廟原再也再立廟也制應本此魯武公廟本不毀至此以誇武功再立其廟禮與傳本無違也

卷十四　伯姬歸于宋注逆者非卿故不書　按伯姬賢名遠著至於三國來媵宋初圖婚即使華元來聘其納幣也使公孫壽魯之致女使季孫行父甚重其事而備其禮豈有逆女之時反使微者將命乎公羊穀梁皆無傳范氏之言未可信也

述曰范注本傳爲說也傳云逆者微故致女齊未檢明下傳故不信范注耳

三月公如京師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　按穀梁每事以日月爲例故云然其實成公以三月如京師至五月始會晉伐秦則在京師時亦必朝於天子左傳云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是也雖其意在於會晉而朝王實不

容沒安得以書月而斷其非朝乎

述曰朝王者其跡非其本意也傳云云者春秋誅意之法也仲嬰齊卒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按公子稱公子公孫稱公孫公孫之子始稱其氏通例也其公子生而賜氏者本身卽得稱氏況子孫乎公羊以爲子由父疏皆臆見也且是時有兩嬰齊一爲叔肸之子一爲仲嬰齊經不曰仲嬰齊何以別異於公孫嬰齊乎

述曰據左傳稱東門襄仲又云遂逐東門氏生旣賜氏仲又何氏東門乎恐不確也仲遂卒于垂不稱公子傳謂疏之則嬰齊不稱公孫亦以疏之而自別異於叔肸之子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事遇晦曰晦　按遇朔書朔遇晦書晦此及震夷伯之廟二文可徵公羊謂書朔不書晦穀梁此傳謂遇晦曰晦優於公羊遠矣前解晦震夷伯之廟猶同公羊之說何耶

述曰同公羊之說者以震廟固有晦冥之理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蠭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按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推校則壬申自是十月之日傳所云不妄也但經文隨事直書嬰齊果卒於十月壬申經可倒書爲十一月壬申乎故不如杜氏直云日誤爲是

述曰聖經於此特示尊君之義說爲日誤春秋眞屬斷爛朝

報矣

卷十五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按諸侯失正而大夫執權久矣雞澤之會君子猶有取焉諸侯既盟陳使始至諸侯不與大夫盟使其大夫與之約束於禮相稱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固非私擅也袁僑奉陳侯之命以求盟諸侯之大夫各奉其君之命以與盟也晉悼復文襄之績行事動合機宜豈得曰大夫張乎

逃曰易稱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始者大夫執權猶在各國今合天下之大夫以同盟雖各奉其君命馴致溟涬梁之會遂無君而行矣穀梁譏失正之始大義尤覺凜然是履霜之志也

葬我小君定姒　按魯有兩定姒一爲成公妾襄公母此文是也公羊作定弋一爲哀公母定十五年書葬定姒是也穀梁作定弋

逃曰穀梁一作定姒一作定弋就穀梁言則不得謂有兩定姒也

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按諸侯大國三軍自是古制一軍之事惟晉武公滅翼請命於周王命以一軍爲晉侯言同於小國也其餘侯國並無一軍之說且以魯頌證之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僖公時有三軍矣經於此年書作疑僖公之後蓋嘗減爲二軍而此復增其一耳經於從前軍制之增減不書此及昭五年舍中軍則書者從前三軍二軍俱公室之軍也此

作三軍及舍中軍俱私家之軍也於是魯君始無民矣

述曰魯頌者夸大之詞前此何嘗有三軍哉卽左傳一言可證此傳諸侯一軍之制矣命爲晉侯從其本也而止一軍見諸侯之制本一軍也乃云同於小國不思曲沃併翼之後寸土俱歸版輿豈有爵則依舊不同伯子男地則依舊不止七十里五十里而軍獨削之使同小國者足見春秋之初猶守周制厥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且六軍矣以魯頌證春秋何如以左氏證穀梁之較近哉

卷十六

諸侯盟于祝柯傳則以伐致注京城北之類是　按左氏作亳城北穀梁作京城范以穀梁證左氏則亳字乃京字之譌也今改正

述曰說文亳字從高省高字從京省故京亳二字通用不必改正非譌也

二十有一年傳庚子孔子生　按記孔子之生與公羊同但公羊言十有一月庚子此不言月卽接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之下則是十月之二十一日庚子也今相傳孔子誕月在八月卽據此傳

述曰錢宮詹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今按錢通三統術故云然然經書庚辰朔而三統術以爲己卯朔相距一日終不如據經以二十一日爲斷也

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傳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按謂吳子自輕是也巢附强楚爲吳所攻卽遣使請罪其能免於難乎吳師臨門壯夫善射亦可謂小國之善禦侮者矣責以不飾城而請罪其無乃非經意乎

述曰飾城請罪必古有是軍禮不獨小之事大宜然諸侯之於天子當亦如是至春秋而古禮蕩然然小國尚有倖勝大國屈意請成之事齊何以爲迂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豹云者恭也　按叔孫豹不言族左傳謂豹違命故去族其說大謬穀梁謂恭亦非也是會較溴梁差爲彼善於此若云趙武能帥諸侯之大夫爲恭則失之誣矣經於夏已備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等名雖閒有衛殺甯喜專出奔晉兩事而會於宋之地自一也故前日後凡書豹及諸侯之大夫耳

述曰前日後凡之說非也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有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及良夫盟及犨盟矣然乎否乎故知豹云者恭也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按經所書之晉人卽指趙武是也楚於是會不與又其令尹爲王子圍蓋屈建已於二十八年卒矣穀梁簡要傳必附經今云澶淵之會無侵伐八年確有所指范旣無注楊

疏稍爲辨證而傳所指之澶淵終不可通竊疑傳文澶淵之會以下三十四字係二十七年經書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之傳文宋之會訛爲澶淵之會遂錯簡在此耳自二十七年後至昭三年推檢經文並無侵伐至昭四年書楚子會申執徐子書伐吳滅厲而楚復橫此傳之所謂無侵伐八年也

述曰傳意自指宋之會但文必發於澶淵非錯簡也澶淵會恤宋災尤見無侵伐之效八年者由中而統其後追其前言之歸功屈建則知自會宋起矣何必改乎

卷十七　取鄆注鄆魯邑　按魯有兩鄆此鄆本莒邑魯奪取之非後文公居于鄆之鄆也注直言魯邑雖據何休之說實非述曰范注固非齊說亦非也如鄆本莒邑經當書伐莒取鄆矣此如取鄟取邾之例本國名也說見述例取下

執齊慶封殺之傳慶封封乎吳鍾離　按左傳吳封慶封於朱方公羊吳封慶封於防此作鍾離漢書地理志九江郡鍾離注應劭曰鍾離子國後漢書郡國志吳郡丹徒春秋曰朱方從穀梁則地在淮南從左傳則地在江南

述曰經書伐吳不必至其國都也但涉其境卽爲伐矣淮南去申近若江南則逼近吳都而去申遠矣宜從穀梁作鍾離

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以外及內曰暨　按杜注左傳謂燕暨齊平是承上冬齊侯伐北燕之文也穀梁謂外及內是起下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之文也然經自昭元年以

來齊魯並無彼此侵伐何緣此年與齊平乎春秋固有隔年連書者隱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是也

述曰齊意從左傳由不知穀梁之例也書寔來者爲與內接也若燕及齊平與內何涉而經書之乎觀宣十有五年宋及楚平傳云以吾人之存焉書之則知外平不書矣

蒐于紅傳置旃以爲轅門注周禮通帛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　按周禮司常通帛爲旜作旜字旜旃音義並同鄭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又按掌舍設車宮轅門鄭注次車以爲藩則卬車以其轅表門此注卬字卽仰字也又按大司馬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此傳云置旃少不同耳

述曰以旌者天子之禮置旃者諸侯之禮也

傳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注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　按此傳與小雅車攻所言若合符節取禽三十則車攻所謂大庖不盈也故自習射於射宮以下毛公卽取是傳爲說

述曰齊知其合而未執其合之由也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故毛傳多用穀梁師說他如旱旣太甚章歲凶年穀不登以下云云

疏艾之爲防則逢蘭同翦故舉以包之　按刈蘭以爲防猶言刈草以爲防蘭是草中最貴故舉以概百草耳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注云萊芟除可陳之處詩傳直曰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是其說也

述曰逢當作蓬齊說與疏同不與疏異也

疏馬候蹄舊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候與范注亦合耳　按疏非也單言一馬何慮後蹄不候前蹄乎此卽車攻所謂我馬既同毛傳云田獵齊足伺疾也亦卽車攻所謂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者也指四馬疾徐步驟如一故曰候蹄述曰田獵齊足毛傳雖用爾雅亦與穀梁師說相符也

葬陳哀公傳不與楚滅閔公也　按公字無謂疏既明曰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推尋文義則知傳原文是閔陳也因各本皆然未改

述曰阮宮保按勘記出閔公也云閩監毛三本同余本公作之今案所謂余本者余仁仲萬卷堂所藏宋槧殘本也

叔弓如宋葬宋平公注痤之罪甯所未聞　按公穀通例君失德不書葬此大謬也范氏於此蓋亦深疑其謬楊疏乃尙欲調停其說

述曰齊亦主魯會葬則書不往會則不書葬之說故云然

蔡侯東出奔楚傳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云云　按左氏經傳及公羊俱作蔡侯朱是也楚聽讒人之言脅蔡出朱而立東國此奔楚者朱也二十三年朝於楚而卒者東國也穀梁誤以爲一人因後書東國卒于楚疑此出奔卽其往楚之日春秋惡惡固有貶絕之文要未有卽人之二名去其一字以爲貶者鄭寤生嘗拒王師經未嘗稱鄭伯寤卒也楚商臣嘗弒君經不稱楚世子商也

述曰爲朱爲東各傳所習卽去一國字亦於大義無害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傳道義不外公也　按昭既出奔季孫恣肆必無代公致廟之事經書至自齊至自會至自乾侯皆特筆以存君臣之大義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穀梁之說甚精述曰穀梁於大義之所在其可訾者鮮矣

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傳疏不入魯有三文　按以理推之前此齊侯唁公于野井及高張來唁公不過弔不入國都而已公猶在魯地至荀櫟唁公于乾侯本屬晉地直是弔公不入魯境也傳雖同言不入魯亦自有淺深存焉

述曰此齊說之善發明傳意也

劉卷卒傳賢之也　按寰內諸侯春秋例不書卒其嘗同會盟來赴者則書之不關於賢不賢也

述曰舊史以來赴書者當不止劉卷一人聖經不削劉卷必其賢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傳君不爲匹夫興師疏其如殷紂之罪被所不盡云云　按此數句不成文義必有訛脫但各本皆然無可考正疏意當云至於殷紂之罪毒遍四海所誅斬不能盡書耳

述曰楊疏入後頗不及前半之清晰此則其尤難解者也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傳未失其爲弟也　按辰之奔陳猶可曰爲仲佗石彄所脅迫也此年入蕭以叛經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豈非罪之魁乎據地叛君而曰未失其爲弟此何說也

述曰辰如處心積慮成於叛君當如克段之例去弟以見罪
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　按上年十二月公圍成傳曰何以致危之也何危乎爾邊乎齊也傳意必以公用大眾攻圍邊邑故此年春齊侯即次于垂葭矣穀梁經脫衛侯二字故如是解

述曰齊說是未知穀梁之例者也傳例言次者有畏魯方以邊齊爲公危齊亦何畏乎魯而書次耶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　按穀梁之失此條爲最大有害於名教經既書曰納衛世子蒯聵雖本據晉人納之之辭然不去世子可云不應立乎就使蒯聵負罪以出義不當立在輒斷無拒父之理范氏引江熙說直糾傳失是也

述曰輒之不早出奔律以拒父之罪義無所逃若云蒯聵非不當立以經不去世子耳不思經書立納入皆篡也但父不篡子故與輒以王父之命還蒯聵以世子之稱以見蒯聵之篡父其書世子者非鄭世子忽反正之例乃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之例非以爲輒乃所以治蒯聵也此穀梁子釋經之苦心二千餘年以來無有發明之者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

按吳本子爵而僭王與楚同惡春秋書其君以本爵固是尊王之義亦緣其時所僭名號止施於其國之臣民至與諸國會盟

諸國自稱其本爵也是以春秋於二國之君書其卒不書其葬
卒從赴告史官筆之於書策可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葬必舉
謚而從其本國臣民之稱若從其稱則必曰葬楚某王葬吳某
王矣義不可書故削而不錄尊王之大義然也至如會盟侵伐
其君親行經即書曰楚子吳子並無義例黃池之役吳子自恃
强大與晉爭衡非實有尊周之善也夫子何所取而進之乎且
經書吳子屢矣柏舉敗楚季札來聘經皆書曰吳子豈俟此會
而始進乎哉

述曰傳明云辭尊稱而居卑稱則夫差自願降稱吳子故春
秋進之齊說好辨而不得其本義也
西狩獲麟注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道者矣　按左氏公羊雖
其說不同然皆以獲麟爲異故左氏有不祥之文公羊記道窮
之泣穀梁家獨以爲引取之後儒文成瑞應之說遂起於此夫
麋脂而見獲尚何瑞可言乎誣矣

述曰以獲麟爲瑞者無過公羊家齊乃歸咎於穀梁亦誣矣
傳故大其適也注非狩而言狩　按經書狩自是魯君行狩左
傳謂西狩於大野是也麟雖見獲於微者緣西狩而始獲故經
據實書之公穀二家俱謂爲獲麟大之而書曰狩說經愈曲而
逾迂矣

述曰左氏記大野之地而經不書故穀梁云非狩也何曲之
有

惠棟九經古義穀梁　孝經說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故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余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鄭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又隱元年傳云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云以不教民戰則是弃其師今皆在論語中鄭論語序云仲弓子夏等所撰論語讖亦言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其諸聖人之徒私淑諸人者乎又傳中所載與儀禮禮記諸經合者不可悉舉故鄭康成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

逃曰楊士勛序疏云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莫如深之類是也六藝論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今以爲直善於春秋之本經此穀梁所以非左氏公羊二傳所及

經典序錄云穀梁有段肅注十二卷不詳何人隋經籍志云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棟案後漢班固傳固奏記東平王云弘農功曹吏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章懷注云固集殷作段然則殷肅卽段肅也劉氏史通言肅與京兆祭酒晉馮馮亦見奏記　嘗撰史記以續史遷之書

逃曰書呂刑維殷于民墨子尙賢中作維假於民是古段殷通用經典序錄隋經籍志之肅注蓋姓段非姓段也史記儒

林列傳仲舒弟子通者廣川殷忠集解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又酷吏列傳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入亦有姓假者也後漢書卷十七馮異傳段建章懷注東觀記及續漢書段竝作殷字

隱元年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注信申字古今所共用韋昭國語注云信古伸字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康成儒行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身

述曰信或爲身者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注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琢飾此卽作身道而不身邪義亦通也

三年經日有食之傳曰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注云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於內疏云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麋信云齊魯之閒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壤蓋如麋信之言尚書正義引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五壤爲息土

述曰壤字不必音傷直音如字亦不必訓爲出土直訓爲地麋說雖古不若范注之當也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或與有同義故以內外別之

述曰毛詩天保箋云或之言有也

四年衛祝吁釋文云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案州有祝音故或作祝聲之誤也

述曰說文叩部鄅呼雞重言之从叩从州聲讀若祝繫傳通釋臣鍇曰重言之故从二口列僊傳有祝雞翁後人或作鄅

隻逐反　春秋桓五年城祝邱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曰
州邱之役
五年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
樂矣釋詁云厲作也郭氏引此傳以證之方言曰厲卬爲也甌
越曰卬吳曰厲郭氏云作亦爲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云作爲也
述曰厲之訓作雖屬古義但此傳厲樂似當從王尚書經義
述聞之說
八年經鄭伯使宛來歸祊釋文云左氏作祊穀天子傳云戊戌
天子北入于祊郭璞曰祊鄭邑左傳作祊古方丙同字
述曰儀禮士冠禮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注今文枋作柄少
牢饋食禮注古文柄皆爲枋故惠君云古方丙同字
注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疏云見
孝經說棟案范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已下皆采許叔重
五經異義之文疏言見孝經說非也
述曰異義此條見禮記十三王制正義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南氏姓也顧炎武云南非
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
之謂左傳作聃季史記作冉季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周公爲
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周康大宰康
云畿內之國亦名周周公黑肩其後也康叔後封於衞聃季未
改封世爲卿士也司馬遷云冉
季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
述曰如惠君說則南以采地爲氏而段玉裁說氏姓者以氏
爲姓則姓字非衍文

桓二年傳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何休注桓二年傳云禮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臣死君字之與此異孔與賈逵異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以下鄭駁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

述曰異義此條見禮記四曲禮下正義

桓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廢疾曰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有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公羊桓四年傳無夏田之語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正義

述曰夏殷之禮當作成周之禮劉逢祿說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孫之爲言猶孫也注云孫孫遁而去非也公羊傳云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曰孫猶遁也棟案遁讀爲循循釋文音徒困反非也今文尚書云五品不訓後漢書訓讀爲馴周禮注書亦或作馴史記馴與循同音循猶巡也巡猶遁也古逡巡字皆作逡遁見儀禮注又作逡循顧炎武論之詳矣是循與遁同又與孫

通古文尚書云五品不遜說文引作悉悉猶孫也古遜字皆作孫與遁巡訓馴循皆同音劉向說苑曰大學之教也時禁於未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今學記馴作遜

遜曰惠君意言逡巡而去非有所遜讓於其閒也今案經書孫者言遜讓而去爲夫人及君諱奔猶舜讓於德之義固非遁逃亦非逡巡之意

七年經辛卯昔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昔八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

遜曰引證詳明昔之爲夕無疑義矣

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傳云逃義曰逃義謂君臣之義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楚箴尹克黃亦言君天也天可逃乎是逃義也

遜曰此義之大者穀梁所以爲善於經也

二十有二年肆大眚傳云肆失也失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四之罍之大夫跌之士首本晉語張老云天子之室跌其椽而斲

也

遜曰此足補楊疏之缺楊士勛於典章制度訓詁聲音之學缺略者多

二十有四年傳禮天子之柄跌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柄跌

之加密石焉注云密密理也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礱之注云無密石也大夫斲之注云不礱也士首注云斲其首也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其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鄭氏注云礱碼之也密石之砥也稜棱也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

述曰說見述禮稜釋爲棱然則到加者卽倒茄也爾雅釋草

荷夫渠其莖茄

三十年傳燕周之分子也分子猶別子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爲王子謂之別者別於世子也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譙周曰周之支族孔穎達以爲

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白虎通云召公文王子王充曰召公周公之兄穀梁以爲分子者蓋長庶歟

述曰鄭康成詩譜云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

閔元年經盟于洛姑釋文云一本作路姑案路洛同音漢書揚雄按獵賦曰爾乃虎路三嵏以爲司馬晉灼曰路音洛

述曰荀子議兵篇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注新序作落單又可證左氏作落姑之異

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傳莅者位也鄭氏易需彖云位乎天位上位字讀爲涖涖與莅同

述曰說文立部肆臨也从立隶聲乃莅涖正字作位者古字耳

二十有八年經公朝于王所傳云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案攷工記載祭侯之辭曰惟若甯侯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氏注云屬猶朝會也故白虎通引禮射祝曰嗟爾不甯侯爾不朝於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然則王所者猶漢時所謂行在所也天子所在曰王所吉日云天子之所此臨天下之言也諸侯所在曰公所鄭詩獻于公所謦侯鑄鐘云有共于公所此臨一國之言也下經云天王守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棟謂天子巡守有朝諸侯之禮故尚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云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

述曰臨天下之言穀梁哀公七年傳文也但攷工記白虎通之王所吉日天子之所均不在境外若境外則諸侯但朝方岳之下不朝行在所也今河陽既非王庭又非方岳故傳云於外非禮惠君之說未免影射特分析之

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疏云案文十八年注云宣母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也棟謂頃聲近敬熊聲同嬴二傳由口授故字異而音同而云一人有兩號非也

述曰頃敬疊韻熊嬴雙聲

成元年傳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棟案古

者四民商農工賈士民始於齊之管子管子制國始有士鄉故地理志云齊地臨菑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也禮說論之詳矣

述曰孟子云天下之士皆悅天下之商皆悅天下之旅皆悅天下之農皆悅總之曰天下之民皆悅又不及工蓋四民亦隨舉耳

襄十有一年傳古者天子六師公羊隱五年傳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以二軍爲復古則諸侯一軍之說非矣三略曰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諸侯二師故舍中軍爲復古古者一二皆積畫傳寫之誤也六師卽六軍也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云天子六軍鄭志趙商問此詩引常武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耳林孝存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答之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

述曰三略之說與周禮同不足以證三傳也左氏傳云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夫曲沃滅翼之後全晉俱入版圖且由伯升侯而數止一軍可見諸侯止一軍也昭五年傳云復古者猶言復舊也不以爲反正也諸侯一軍三傳之說從同未可盡非

昭十九年傳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注云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公羊傳云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棟案墨子非攻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墨氏此論可謂知言

述曰如墨子則害及許君可也如范注則譏及許君非傳意也

昭二十有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云邾公也注云邾當爲訪訪謀也謀納公今案邾轉作訪訪又訓作謀謀又添爲謀納公何詞費也不知傳對他邦言俱曰我於魯事方

述曰邾當係地名言宋公佐之卒於曲棘而時人謂之邾公猶周厲王胡之卒於彘而詩人謂之汾王也赤歸于曹郭公亦可與此互證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十八終

江陰馮銘丹徒陳慶年校